

讲古 往事中国

新编

古春风楼琐记

(台) 高拜石 著

【第陆集】

专营中国思想输出

——文坛怪杰辜鸿铭

绝代才女

——吕碧城沉哀疑怨

南开大学的创办人

——清末新学家严范孙

作家出版社

講古

往事中國

新編

古春风楼琐记 陆

[第陆集]

(台) 高拜石 著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2002-5055号

正中书局授权作家出版社独家出版简体中文版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古春风楼琐记. 6/高拜石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9

ISBN 7-5063-2757-0

I. 新… II. 高…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21707号

新编古春风楼琐记(六)

作者: (台) 高拜石

责任编辑: 王宝生 陈一铭

封面设计: 浸一 尚凡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250千

印张: 10.75 插页: 3

印数: 001-10000

版次: 2004年1月第1版

印次: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63-2757-0

定价: 25.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状元实业家——杂谈张季直	1
提督奇遇记——李準巡海遇大龟	12
野鸡侍郎——于晦若自甘槁卧	14
西学译述大师——严几道评传	20
古文义法译西书——畏庐老人佚传	39
专营中国思想输出——辜汤生文坛怪杰	55
绝代才女——吕碧城沉哀凝怨	65
近代诗坛第一人——散原老人陈三立	75
新郎不是我——戈公振为情憔悴	95
古董制造商——捧太太成名的怪人	99
赤脚财神——虞洽卿与大闹公堂案	106
南开大学的创办人——清末新学家严范孙	116
好名——陶心雲书法与其人	127
只好独善其身——韩树园锋芒内敛	136
老袁的“天门阵”——一九一二年迎袁与京津兵变	143
老袁的生财之道——袁世凯之贪诈	166
风雅商人——周庆雲入祀西溪词人祠	171
翻滚政海——从姚芷父谈到蹇季常	182
抢救合肥大老——癸酉迎段南下经过	199
心常天下念——秋浦老人佚事	206



连环计——好人内阁与罗案风潮	212
奇人办报——上海《时报》主人黄伯惠	227
甘草翰林——陈香雪、陈韵珊父子	232
草包汉奸——傅筱菴之死及其生平	238
变节大亨——张啸林勾搭土肥原	248
护国良将——蔡松坡与讨袁之师	256
八指将军——黄克强与中国国民革命	279
黄兴苦战开共和——岳麓长留上将碑	293
国民革命第二把交椅——黄兴遗事补述	312
乾坤事了续参禅——乌目山僧黄宗仰	320
一部《三国》搞革命——邓泽公与萧佛老	328
“三不”怪人——严立三的狷介	332

状元实业家

—— 杂谈张季直

南通张季直（謇），生于清、民递嬗之交，以封建时代的状元公，而能了然近代政治趋势，致力于教育实业及地方自治之发展，其识见不可谓之不伟。

他生于清咸丰三年癸丑（公元一八五三年），卒于一九二六年丙寅，在他有生之年的七十四年中，前半段是困蹶场屋，宣勤戎幕；甲午（光绪二十年，公元一八九四年）大魁之后，已是四十二岁，“宫锦还家”，换了“麻衣如雪”，同时父母双亡，又值他老师虞山相国（指翁同龢）的谪放，更被扼于李二先生（鸿章），在接连受到刺激与打击之后，乃决摒弃仕途，从事实业。事虽发动于一隅，而影响则及于全国。死之日，东南人士，无不震悼，国际方面如美国之萨亚兹，日本之驹井德三，都撰文表示悼惜。

可是近二十余年中，国人谈起他的，有称为“近代中国史上一个很伟大的失败英雄”者；有讥为“南通土皇帝”的；尤其写他和余沈寿一段因缘，用一种鸳鸯蝴蝶的笔调，把他塑成土豪劣绅形态，夫岂事理之平？因掇拾所闻，拉杂记之。

张季直祖籍是江苏海门长乐，先世赘婿吴姓，所以幼时学名为吴起元，以后归了宗，复姓为张，初名育才，字树人，二十五



岁后才换今名。出身农家，家风寒素，从前乡村里的春联，有很通俗的句子：

欲高门第须为善；
要好儿孙是读书。

田舍多收几斗粮食，谁不愿儿孙读书，好博个三考及第！季直自幼苦读，十六岁赴州试，名次辄在一百以外。他同县的朋友范当世却高列第二名。回塾之后，塾师宋璞斋觉得好没光彩，大声呵责说：“要是有一千人去考，取九百九十九人，只有一个人不取，这个人就是你。”

季直受责很觉难过，便在塾中的窗格上，卧室的帐顶上，遍写“九百九十九”五字自儆；更在睡的时候，用二根筷子把发辫夹住，只要头一动身一翻，辫子牵动头皮，立即醒了，不管天亮没亮，就坐起来读书，又处处看到“九百九十九”的字，不由他不伤感堕泪，发愤了两年，果然再考时便被取了前列，反高了范当世几名。

他从州县的小考到大魁天下，总共经过县、州、院试，岁科试，优行试，以及六次的省试，五次的会试，并最后的殿试一起来算，在场屋的光阴，整整一百六十天。甲午二月礼部会试，中第六名贡士，三月复试，取一等第十名，四月二十二日殿试，得了一甲第一名。这一科鼎甲，季直之外，榜眼为尹铭绶，探花郑沅，传胪吴筠孙。阅卷大臣为总揆张之万，协揆麟书，尚书李鸿藻、翁同龢、薛允升，侍郎唐景崇、汪鸣銮、志锐。殿试第一策河渠，次经籍，次选举，次盐铁。酉已纳卷，归己戌正……策全引朱子。他在乾清门外听宣，以“一甲一名”引见时，感动至将落泪，自记云：

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久倦风尘之想，一旦予以非分，事类无端矣。

张季直对于科第历次的蹭蹬，本已心灰意懒，无意进取，甲午这一年，他三哥张督，从江西寄信与他，说老父之意，尚希望他赴京应考一次。他本性孝顺，不愿违拗父命，谁知这次却高中了。他于光绪二年丙子（公元一八七六年），便投吴长庆戎幕，和名流薛叔耘（福成）、何梅孙（嗣焜）等，频有往来，名动朝野，当时掌文衡者，如潘（祖蔭）、翁（同龢）诸人，认为必得士如张，自问方称尽力，毋忝职守。

己丑（光绪十五年）会试那年，潘为总裁，满心要中季直，无端却误中了无锡孙时和，潘因而懊丧之极。第二年会试，房考是云南高蔚光，曾将季直的卷子荐上去，场中又误以陶世风的卷当作他的，陶中了会元，等到翁同龢晓得弄错，已追悔莫及。壬辰（光绪十八年）会试，错得更曲折离奇，当时场中总裁房考，都在留心张的卷子，翁同龢时时叮嘱同考诸人，细心校阅，先得袁爽秋所荐施启宇卷子，说有点像，但不一定拿得稳。后四川施某荐刘可毅的卷，翁起初很怀疑，看到卷中有“历箕子之封”句，有点相信起来，袁爽秋觉得文气跳荡认为不对，填榜前沈子封要看卷子，竭口说不是张，但已来不及，拆封时果然是刘可毅的，翁急得眼泪直往下滴。甲午张高中这一回，翁于日记中写有：

二十三日晨访高阳（李鸿藻），卯初二刻，入殿转三桌毕，将本桌圈画点次序，先理一过，遂定前十卷。兰翁、柳门、伯遇皆以余处一卷为最。惟南皮不谓然，已而仍定余处第一……

二十四日晴，寅正，八人集景运门外，朝房起下，回到南书房，卯正，上御乾清宫西暖阁，臣等捧卷入，



上谛视第一名，问谁取，张公以臣对，麟公以次拆封，一一奏名论，又奉题语，臣以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上甚喜。退至南斋，写名单，一面递上，一面持名单出乾清门宣呼……

由翁的日记来看，翁的为国求才之认真，更可得见古人爱士之诚挚。

甲午中日战起，季直久在吴幕，熟于朝鲜情形，对李鸿章处置失当，上了一本，他认为：

自古中外论兵，战和相济，西洋各国无一日不存必战之心，故无一人敢败已和之局，李鸿章兼任洋务军务三十余年，岂不知之？……卒酿兵端，一败涂地，试问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卒五十营，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李鸿章之非特败战，并且败和……

他把李二先生年老耽逸心情之下所主“以夷制夷”主张，说得一文不值，然因此也引起李的“中堂癖气”。

当时枢臣中如李鸿藻、翁同龢，对张意见，颇极支持；孙毓汶、徐用仪，则是主和一派；时文廷式亦在翰林院，集同人于宣武门外松筠庵，联名弹李合肥误国，请起用恭亲王；又请联英德以拒日，季直似乎均有列名，《孽海花》作者把文、张二人化名为闻韵高、章直蜚，曾写他们商量折稿的一段，但张孝若于日后写他父亲传记里，否认有这回事；并为其父洗刷主战责任关系，谓议论激昂则有之，主战则未也。翁同龢与李鸿章一为帝党，一为后党，文、张皆附于翁，文疏主起用恭王，更触慈禧之忌，此疏

自无影响。季直自负通晓韩事，当然愤怒之极，而其父适于九月病故，接着他母亲也弃世了，他便南下奔丧，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起，在南通办起实业来，“大生纱厂”即是最初创办的。

继大生纱厂之后，又办“通海垦牧公司”，公司的厅堂上，题名曰慕畴堂，这畴便是后汉的田子泰的故事；董卓之乱，田畴率家族和随役几百人，到徐无山中种田，民众都敬重他的德义，听他调度，后来曹操请他出来做官，他怎么也不肯就。季直慕的这个古人，他的心情可想，他看那时的朝中汉献帝、董卓、曹操的影子幢幢，所以向往于这个觐觐高士。他出京时，本有一诗辞别翁同龢：

昏昏九衢尘，有官未云乐；腾腾万人海，机利逆锋
铄……况与夫子亲，眷睽重邱岳……江乡有间田，先归
料耒耨。

至是请人画了一幅“荷锄图”，请翁题诗。翁对季直才识的爱重，真以“国土”、“知己”相待，故句云：

平生张季子，忠孝本诗书；
每饭常忧国，无言亦起予。
才高还缜密，志远转迂疏；
一水分南北，劳君独荷锄。

戊戌（光绪二十四年）四月，翁被斥逐南归，季直有《呈松禅老人》一首：

楼台无地相公归，偕住三峰接翠微；
济胜客轮腰脚健，忧时僧识鬓毛非。



尚湖鱼鸟堪寻侣，大泽龙蛇未息机；
正可斋心观物变，蒲团饱吃北山薇。

己亥（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季直谒翁常熟，感慨时事，诵念光绪，时时呜咽，午正共饭，二人坐谈竟日，张在日记中感慨地说：

小人祸君子，往往而福之，为君子者，正宜善承天意耳。

所指小人，当为张蔭桓、刚毅等，翁之去位，受张、刚等夹攻，戊戌之变，翁如在京，其祸不止于去位，季直故隐约言之。

甲辰（光绪三十年）五月，季直再赴常熟，探松禅病，日记又写：

十七日辰刻抵常熟，诣南泾塘，见松禅于病榻，颇悽悽于旧恩，大臣固应尔，抑西人所谓特性也！

并记问答语，十八日返南通，而翁于二十深夜无疾而终，师弟遂成永诀，他挽翁联句云：

公其如命何？可以为朱大兴，弟弗能比李文正；
世不足论矣！岂真有党锢传，或且期之野获编。

亦慨乎言之。

翁同龢自挽联，为：

朝闻道夕死何矣；

今而后吾能勉夫！

遗嘱请季直写，并代草遗疏，季直因此到常熟二次，第一次去哭吊，第二次去省墓，谒墓诗有：

停輿入墓庐，空庭冷花竹；亟趋墓前拜，皆楚泪频蓄。凄惶病榻语，万古重邱岳；抵死保傅忠，都忘编管辱。尊驺贡大义，凝欬手牢握；宁知三日别，侍坐更不续。期许敢或忘，文字尚负托；平生感遇处，一一縑心曲。缅想立朝姿，松风凜犹谏；九百石台前，随武不可作。

也写得很沉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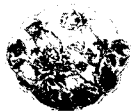
后来又在南通的黄泥山上卓锡庵旁边，起了一座楼，曰“虞楼”，匾上跋云：

黄泥东岭，西望虞山，势若相对，虞之西白鹤峰下，则翁文恭之墓，与其被放还山后，墓庐在焉。曩过江谒公之墓，陟虞巔，望通五山，烟雾中青苍可辨，归筑斯楼，时一登眺，悲人海之浪潮，感师门之风义，殆不知涕之何从也！名“虞楼”以永之，亦以示后之子孙。

又有《宿虞楼诗》：

为瞻虞墓宿虞楼，江雾江风一片愁；
看不分明听不得，月波流过岭东头。

季直的授业师，发蒙为邱畏之，继从宋璞斋，即斥他为九百



九十九的那位，其后为赵菊泉、孙雲锦、张裕钊，主试师为林天龄、夏同善、沈葆楨、潘祖蔭、翁同龢，对翁知遇，感纫最深，特详述之以励薄俗。

季直在南京主持过“文正书院”，和刘坤一相处得很好，庚子义和团起，和陈三立、沈曾植、沈瑜庆、何嗣焜等，主“东南自保”，策划最多。他和袁世凯发生关系，是从吴长庆幕中起，似只在师友之间，后以论事不洽，张和朱铭盘函袁诟责，说司马如何如何，彼此踪迹已疏，庚子袁已位至鲁抚，此时张对袁已不作吴下阿蒙相看，但二人各无来往，文字亦也极少提及。

武昌起义，清廷简张为农工商部大臣，兼江苏宣慰使，不就。反劝苏抚程雪楼（德全）奏请清廷退位，疏草是季直口授，雷奋、杨廷栋二人执笔的，后来杨将这疏草装裱起来，作为纪念，张为赋诗云：

纯弦不能调，死灰不能菽，聋虫不能聪，狂夫不能智。昔在光宣间，政堕乖所寄，天大军国事，飘瓦近儿戏。酸辛仰天叫，天也奈何醉，临危瞑眩药，狼藉与覆地。烬烛累千言，滴滴铜人泪。

蜣螂转丸嬉，飞蛾附火热，后人留后哀，相视一涂辙。蜎蜎（péng qí，小蟹名）与蝓蛄（yóu móu，梭子蟹），等蟹体略别；酒欤不能酒，楔也乃出楔。阳春忽云逝，风雨暗鶺鴒；兰杜寐不芳，众草生亦歇。可怜望帝魂，犹洒枝头血。

诗后，又书：

吴县杨生以辛亥为雪阳中丞拟稿草装卷见示，惘惘
怆惘不翅隔世矣，赋诗四章，题其后归之，亦以告后之
论世者。

还有“内阁复电”，也是季直手笔，于共和开建历史上最有关系；此电系北京发出，扑朔迷离，令人无从测度，在传记中也没有提及，以后经胡汉民函谭延闿证实。盖当清室允退位，所谓内阁复电，经胡请季直执笔，脱稿后即交唐绍仪，照电给袁，袁要发表时，加授彼全权一笔而已。观此季直对于共和，确有其基本上之一种特别贡献与致力，故其后对袁欲变更国体，不能不出以积极的抵抗；如辞职南归，及将《嵩山四友图》置于“南通博物馆”等等。

在朋友中，季直颇推重梁任公，他认任公为清季对于浚发中国人思想的原动力，在“推翻帝制”与“复辟”二役，于国家都做了极大的努力，所以很加敬重；他有好几回且接济过梁的经济上的艰窘。

改组“进步党”时，任公写了一封长函给他，中有“先生司旗鼓，启超愿冒矢石”的话，但季直对于实业、教育的兴趣，似浓于政治，虽不是绝对忘世的人，却是想把握时机的识时务者而已，与任公“英雄造时势”的观念，迥不相同。

此外，对于刘厚生（名垣，即刘可毅之弟）也极爱重。

厚生才识优良，品格高洁，遇有大事或疑难不决，多和厚生商量，无不立决。任农商长时，即邀刘为次长。孟心史（森）、孟昭常兄弟，和季直也很要好，心史之文学，季直更推重。实业方面，除刘厚生之外，晚年很托重于留美学纺织之沈燕谋，尤称道沈之忠实。

此外挚友如沈曾植、范当世、黄绍箕、郑孝胥，似偏重于文



学切磋方面，熊希龄和韩国钧则兼及实业、教育。

季直认为：

中国大多数之人民为农，农人始终无地主虐待之苦，必不愿无故对人仇视，凡欲逞私意而孤行者，结果无不败……孔子讲知仁勇。知譬为灯，无灯妄行，鲜不愆事，今日学生宜推崇者是孙中山，中山先生以革命为职志，所主张之“三民主义”，彼谓平等在起点，不在终点，极是！人只须受平等教育，而尽量发展，欲一切待遇皆须平等，必无是事。人有一种主张，亦必有一种反对；主张公正，反动或较少。鄙人向不言社会主义，惟见社会不平，必求所以改革，故办种种实业教育，为穷人打算……贵贱是虚荣，本无足轻重，现时尤无关系，贫富是事实，颇难解决。《周礼》一书，调剂贫富之方法，粲然俱备，虽非社会主义，颇足以泯除社会上之不平等，将来国家苟能明定法令，使富人帮助穷人，则尽善矣，然非一蹴而几也……

他对中山先生颇见推崇，在三十年前，作此说法，不能不谓之有远识。暴力必败，即季直所谓“必无好结果”也。

季直晚年优游林泉，广建亭榭，经营南山，点缀风景，他想买几对鹤，问价要千余元，他就卖字，写了个把月，果然买了三对，自己很得意，系之以诗：

无人将鹤换黄庭，换羊供噉（啖）毋乃俗？主人爱鹤鹤偏化，发愤千金易得六。主人年来贫无钱，挥毫应客常自怜；吆呼牛马哪足计，快意挥霍聊当前。鹤来何方问无所，兼金重汝非贪泉；支分三栅各有偶，明岁生

雏为吾寿。退之不恨柳枝去，山谷自爱小德秀；汝为吾舞吾为歌，醉墨淋漓松下酬。

卖字买鹤，说来颇是雅事，他又在西山等处造果木园，将山东肥城深州的桃、莱阳的梨、怀远的石榴、洞庭的枇杷、福州的橘，汇集起来，求实验改良品种，惜死后便荒为丰林茂草了。

七十以后，思想日新，他习闻青春腺的接种可以返老还童，异想天开，和县当局商量，在死囚身上割下睾丸请德医移种。果然经了相当时间，身体一天天强壮起来，食量亦增加了。年老的人，本喜欢吃糯米，有一次，吃了汤团十几个，那时正是已凉天气未寒时，吃了坐在廊下打瞌睡，小鬟正替他捶腿，不料着了凉气，许多汤团停在胃中，一时不易消化，便患了胃肠炎，在上海请到“宝隆医院”德医托克博士及奥医赖司赉博士会诊，服了两天药，转为心脏衰弱，终于回天乏术，距沈寿之死，盖已五年了。



提督奇遇记

——李準巡海遇大龟

武昌首义时，华南各省震动，两广总督张鸣岐，还持着首鼠两端的态度，指望广东水师能够支柱一时，那李準提督却按兵虎门，通电促张下野，一面派汪道源和谢质二人赴港，迎接胡汉民到广州，就任广东都督，广东便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宣告光复了。

在“三二九”之役，李準、张鸣岐是一鼻孔出气的，林时壘攻进总督衙门时，张鸣岐即从天桥走避至李的水师提督行台，众烈士被捕，也是“水师巡防营”出的死力。林觉民被擒后，也是由李準亲自提讯，监斩的也是他，何以他前后判若两人，能倾向革命？原来是受林觉民的开发启示，同时也是汪道源策反的效果。

林觉民受讯时，情词壮烈，李準听着看着，深受感动。在觉民语毕欲吐痰涎，见花厅铺有地毯，不忍沾污，回顾觅痰盂，李準急急亲持痰盂为他接痰。辛亥（宣统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六月，被刺不中，他更觉得革命党杀不完的，由畏死而生动摇；同时汪道源在李準处充文案，汪本与乃叔精卫同属同盟分子，和胡汉民、朱执信也是旧交，胡、朱命汪策动李氏反正，李初尚犹豫，至是乃派其胞弟李次武到港，向胡、朱表示倾诚，必要时并愿与胡、朱订合作之约。